

教育部语信司—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 主 编：沈 阳 徐大明
- 副主编：张璟玮

中国语言战略

2017.1

Volume 5
Number 1 (2017)

**CHINA
LANGUAGE
STRATEGIES**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语信司—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 主 编：沈 阳 徐大明
- 副主编：张璟玮

中国语言战略

2017.1

Volume 5
Number 1 (2017)

CHINA LANGUAGE STRATEGIES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出版资助项目

资助出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战略. 2017.1 / 沈阳, 徐大明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305-19044-5

I. ①中… II. ①沈… ②徐… III. ①语言规划—研
究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529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语言战略(2017.1)

主 编 沈 阳 徐大明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8 字数 180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044-5

定 价 36.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顾问

陈章太 程祥徽 江蓝生 李宇明 陆俭明 孙宏开

主编

沈阳 徐大明

副主编

张璟玮

编审委员会

包智明	曹志耘	戴庆厦	德斯万 (Abram De Swaan)	冯胜利
顾曰国	郭熙	黄行	卡乐梅 (Werner Kallemeyer)	李菟
李如龙	梁长城	刘丹青	马庆株	屈哨兵
汪维辉	徐杰	杨亦鸣	游汝杰	袁毓林
周荐	朱晓农	张洪明	张西平	

执行编辑

中文编辑: 葛燕红 刘安然

英文编辑: 杨茜

出版说明

《中国语言战略》以语言规划为主题,由教育部语信司指导,教育部语信司—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办。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以推动和发展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为宗旨。

语言规划有助于引导语言生活向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保障个人或群体语言使用权益的充分实现,有助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语言规划学是一门新学科,但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却历史悠久。在我国,语言规划的实践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其后各朝各代在社会语言文字使用方面也不断进行着引导或干预。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文字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

世界范围内,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规划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学者紧跟时代步伐、顺应社会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文字工作。老一辈语言学家罗常培、王力、吕叔湘、周有光等,肩负起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在推动、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现代汉语规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语言规划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学科体系。

语言规划学是一门学术性和政策性、理论性和应用性兼重的学科,它的研究融语言本体研究成果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于一体,不仅进行理论研究,而且力图影响国家和政府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文字工作。目前,国际上语言规划的研究已有重要的发展,也创办了一些有影响的专业期刊,如1977年创刊的《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2000年创刊的《语言规划的当前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和2002年创刊的《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创办一种以中国语言规划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中文读者为主要读者群的专业集刊也成为迫切的需求,《中国语言战略》就是对这一需求做出的反应。

《中国语言战略》主要关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具体的语言问题,以及这些语言问题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相互影响,关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所引起的语言使用、语言认同、语言教育、语言保护、语言规范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中国语言战略》提倡实地考察和个案研究,强调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复杂而丰富的语言生活及相关问题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鼓励引进和借鉴国外的理论与经验,同时以中国语言规划的研究和实践丰富语言规划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语言战略》将遵循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的宗旨,积极推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理论研究,促进适应中国国情的语言规划理论和语言规划学科的产生。

《中国语言战略》2012年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在此对上海译文出版社表示感谢。《中国语言战略》自2015年卷本起,出版工作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承担,在组稿和审稿过程中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希望能够聚合国内外学者的智慧和力量,通过《中国语言战略》,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交流平台,我们热切地邀请海内外的学界同仁一起投身于这项事业,让我们一起为建设中国和世界的语言新环境努力。

目 录

• 特 稿 •

论香港中文书面语的应用问题

——港式中文阅读理解调查问卷分析 田小琳 秦嘉丽 (1)

上海的社区词 游汝杰 (10)

外语“母语化”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 徐 杰 张 力 (19)

• 港澳语言问题研究 •

澳门“问路调查”

——多语社区的沟通度研究 邵朝阳 陈 涛 郑 琳 谢 瑶 焦怡萌 (30)

香港城市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的社会差异

——街市、商场以及银行非介入式观察 张 韵 (37)

多语社会的社区性调查研究

——以澳门为例 熊梦蝶 林 洁 (45)

港澳语言政策热点研究问题综述 张璟玮 (56)

• 双语研究 •

Bilingual Development by Children of Immigrant Families: What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Know? Qi Ruying and Wu Wanhua (64)

Is It Wise to Raise Your Baby Bilingually?
..... Liu Liquan and Gabrielle Weidemann (77)

• 方言研究 •

A Study on the Contact-induced Changes of the Address Forms in *Changyi* Dialect Area in
Hunan Province Li Suqiong (97)

方言岛消亡机制 张宸瑞 (105)

Contents (120)

论香港中文书面语的应用问题

——港式中文阅读理解调查问卷分析

田小琳 秦嘉丽

提 要:港式中文是香港中文书面语的一种流行形式,以夹用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为主要特点。本文通过对港式中文阅读理解调查问卷的分析,讨论港式中文流行中存在的问题,谋求港式中文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港式中文 通用中文 粤式中文 阅读理解 调查问卷

一 调查背景

在香港社会流通的中文书面语有多种形式,主要有通用中文(习惯上称为“标准中文”)、港式中文、粤式中文、中英混合文等。这从华人社区的大角度看,是很有社区特点的一种文化现象。不是每个运用中文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因而值得研究。

通用中文是海内外华人社会流通最广泛的书面语形式,是所有学校中文教学的规范。香港通用中文的规范与内地和台湾地区基本一致。这首先是基于千百年来中文书面语的传承。文言典籍传承至今,是全球华人的财富。而现代白话文的规范,近百年来似乎已经逐渐约定俗成。“普通话”定义中有一句: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有许多摆在那里的,不是一句空话。海内外基础教育的中国语文教材所选的现代的名家名作,就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亦是通用中文规范的具体体现。在香港的多种中文书面语体里,大家推崇的仍然是通用中文,学术界、教育界在这点上是有共识的。

港式中文则是流通于香港社会的一种

特殊的中文书面语形式,并不在其他华人社区流通。港式中文的提法,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港式中文即在通用中文书面语的基础上,夹用粤语语句或英语语句,或既夹用粤语语句又夹用英语语句。夹用的成分有词语,有句式,所以文章在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些港式特点。夹用的分量有多有少。作者(写者)有极大的随意性。可以说,港式中文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我们看到的港式中文作者群,包括有影响的作家、一般作者、专栏作者、报刊编辑、教师、学生以及社会上的一般人,可谓十分广泛。有这样大的作者群,港式中文便大量地出现于报纸杂志上,流通于香港社会中,数量相当大。

分析港式中文的来源,不能不看到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香港流通三语:粤语、英语、普通话。参考2011年香港政府人口统计的报告,关于用语情况,报告显示粤语在香港最强势,母语为粤语的人口占90%左右,会说粤语的人口占95%左右;会说普通话的人口,现已从2001年的34.1%增长到47.8%;会说英语的人口占46.1%。口语中强势的粤语和英语,有时会被人们情不自禁地带到书面语里,这也是前辈语言学家所说

的“我手写我口”理论的另一印证。港式中文书面语的源头,则来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三及第文体”。“三及第文体”里,以白话为主,文言、白话、粤语三种文体混用。随着文言在现代社会的式微,英语在香港社会地位的提高,现代的港式中文里文言夹用减少,英语夹用增多,或称“新三及第文体”。

粤式中文,是用粤语来写的书面语。粤语口语经过加工书面化,有很长的历史。据学者考证,在明朝末年,粤语已具备了“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态(李婉薇,2011)。写粤式中文需要用不少粤方言字,不是会说粤语的人都会写的。由于香港社会提倡通用中文,粤式中文只见于某些报纸杂志的副刊上,对象是本地读者,发表的数量不算多,远在港式中文以下。香港粤语在口语流通中占极大优势,甚至香港的“母语教学”也指的是用粤语教学,普通话教中文至今不能普遍推行。但粤式中文在书面语中却不占优势,没有人认为粤式中文是标准中文、通用中文,没有人主张将粤式中文在社会上推广。应该说,这是很理性的认识。

中英混合文是指大段夹用英语的文章,或者行文中几句中文、几句英语,不算是少量夹用。这类文章可见于一些报纸杂志上,对象是熟悉英语的人群。发表的数量比粤式中文更少。社会对这类书面语不太认可。

基于港式中文在香港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我们要思考的是港式中文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港式中文在香港社会已经是客观存在,从社会语言生活多元化的角度看,港式中文有很大的保留价值,它体现香港社会书面语生动活泼的情景;另一方面,鉴于香港是国际大都会,与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有密切的联系,香港流通的中文书面语似应能为大中华圈的广泛人群所理解。由此,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港式中文对于夹用粤语语句、夹用英语语句是否需有一定的规限,从

而使这种文体更具有保留的价值。当然,这里所说的规限,并不是一种硬性规定,而是要提倡港式中文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为了进一步了解香港地区以外的人群对港式中文的理解程度,我们从香港的报纸杂志选用了五篇属于港式中文的文章,设计了问卷,以调查了解受访者对该五篇文章的理解情况。是次调查首先访问内地人士,特委托山东大学盛玉麒教授协助进行,主要访问了357位在山东省济南市学习的学生,受访者均有高中或以上的教育程度,包括中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受访者主要为操北方方言人士,当中348人完全不懂粤语,占97.48%,会粤语的受访者只有9人。

调查问卷请受访者在阅读每篇文章后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1. 请用底线画出文章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词语和句子。
2. 文章内容是否理解。
3. 如选“完全不理解”或“部分理解”,请勾出不理解的原因。
4. 简述文章主旨(不多于50字)。

根据调查资料,本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问卷分析。

二 港式中文理解调查结果分析

(一) 阅读篇章理解情况分析

总观五篇调查所用的文章均来自香港的报纸杂志。为了有助于我们了解非香港居民对港式中文的理解情况,我们选取了五篇字数约为400字至750字之间的文章。篇章一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频率约为13.18%;篇章二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频率约为18.94%;篇章三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频率约为41.14%;篇章四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频率约为46.99%,近乎粤式中文;篇章五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程度最低,约为10.09%,但是,文章所谈的内容并不易懂。

需要说明的是,篇章一中出现的粤语词语“度”作为构词语素,出现的词语还有“度剧本”“度桥”“度桥人”,一共出现了 10 次,若扣

除重复的词语,篇章一中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频率,将由 13.51%降至 9.29%,详见表 1。

表 1 各篇文章字数及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情况

篇章	字数	港式中文				
		粤语语句	频率	英语语句	频率	两类合计频率
篇章一	592 字	76	12.84%	2	0.34%	13.18%
篇章二	718 字	126	17.55%	10	1.39%	18.94%
篇章三	734 字	295	40.19%	7	0.95%	41.14%
篇章四	498 字	233	46.79%	1	0.20%	46.99%
篇章五	436 字	19	4.36%	25	5.73%	10.09%

根据 357 位非香港居民的问卷分析,我们发现港式中文的程度(夹用粤语和英语语

句的分量)越高,受访者不能理解文意的人数越多,请先看表 2。

表 2 五篇篇章不能理解情况统计表

篇章	不能理解文意超过 50% (人)				占总人数比例
	完全不理解	不能理解 70%文意	不能理解 50%文意	人数	
篇章一	7 人	20 人	48 人	75 人	21.01%
篇章二	7 人	24 人	86 人	117 人	32.77%
篇章三	18 人	71 人	133 人	222 人	62.18%
篇章四	76 人	97 人	102 人	275 人	77.03%
篇章五	76 人	99 人	78 人	253 人	70.87%

表 2 中,我们统计了受访者对于五篇篇章的不能理解情况。对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为 13.18%的篇章一,不能理解文意超过 50%的受访者共有 75 人,占 21.01%。当中完全不理解此文的受访者有 7 人,占 1.96%,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70%的受访者有 20 人,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50%的受访者有 48 人。

对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为 18.94%的篇章二,不能理解文意超过 50%的受访者共有 117 人,占 32.77%。当中完全不理解此文的受访者有 7 人,占 1.96%,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70%的受访者有 24 人,不能理

解文意程度为 50%的受访者有 86 人。

对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为 41.14%的篇章三,不能理解文意超过 50%的受访者共有 222 人,占 62.18%。当中完全不理解此文的受访者有 18 人,占 5.04%,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70%的受访者有 71 人,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50%的受访者有 133 人。

对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为 46.99%的篇章四,不能理解文意超过 50%的受访者共有 275 人,占 77.03%。当中完全不理解此文的受访者高达 76 人,占 21.29%,也就是说接近两成的受访者完全不能理解此文,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70%的受访者有 97

人,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50%的受访者有 102 人。

对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为 10.09%的篇章五,不能理解文意超过 50%的受访者共有 253 人,占 70.87%。当中完全不理解此文的受访者高达 76 人,占 21.29%,也就是说接近两成的受访者完全不能理解此文,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70%的受访者有 99 人,不能理解文意程度为 50%的受访者有 78 人。

篇章五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频率虽为 10.09%,是五篇中最低的,然而由于该文以对白形式入文,行文过于跳跃,文中主要讲什么是 IN(流行),什么是 OUT(过时),加上文中渗入不少国际及香港在娱乐方面的文化因素,读者若不了解这些特有的文化背景,就难以理解全文,故虽然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属五篇中最低,但完全不理解的人次高达 76 人。

此外,我们发现当港式中文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超过 10%时,有七成的非香港居民能理解其中一半的内容,篇章一中不能理解文意超过五成的约为 21.01%;篇章二中不能理解文意超过五成的约为 32.77%;篇章三中不能理解文意超过五成的约为 62.18%;篇章四中不能理解文意超过五成的约为 77.03%;篇章五中不能理解文意超过五成的约为 70.87%。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发现,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超过 30%的作品,约有接近 60%接受本科或以上教育程度的非香港居民受访者只能理解不足一半的内容;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频率超过 45%的作品,则超过 70%接受本科或以上教育程度的非香港居民受访者只能理解不足一半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受访者大部分已接受高等教育,如果连接受本科或以上教育程度的人也不能读懂这些文章,那么本科以

下教育水准的华人对此类作品的理解情况便可想而知了。

(二) 读者理解文章困难原因分析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分析篇章一、篇章二及篇章三中的问题,分析并概括受访者对三篇作品不理解的原因。

受访者认为造成对文章不理解的主因是“不理解粤方言的某些词语或句子”,其次为“不理解某些中文词语或句子”,只有不足 20%的受访者认为“不理解香港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他们对篇章的理解。

综合受访者对三篇文章不理解的原因,我们发现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越多的文章,会令受访者不理解文章的比例大大提高。

以下三篇文章均选自香港报刊,笔者在夹用的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下加横线标注。

阅读篇章一:

夜店不设防

导演在哪里度剧本,反映了一部电影制作费的多与少。

到大酒店度桥,是大片,到茶餐厅度桥,自然是小本制作。那么到麦当劳度桥,又是一部怎样的电影投资?

它是一部未找到投资人的电影,编剧和导演自掏荷包,慳得就慳。

在大酒店咖啡廊度桥,气氛一流,当年丽晶酒店的午间 high tea,确是度桥人理想国,名流明星悠闲穿插,华洋美女,靓人靓衫,目眩神驰,加上一百八十度落地大玻璃,对岸维港景致满载阳光碧海,脑筋都松弛了。

对比大酒店,去麦当劳度桥也不赖。第一,它够平,大酒店六十蚊一杯咖啡,我在麦记可以吃到两个套餐加五杯雪糕。茶餐厅都平,但是,坐得太久,占人位子,阻人发财,有脸色给你看。

麦记有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是二十四

小时通宵，自由自坐，绝无打烊，你度得累，可以睡上三十分钟，大酒店就比不上，你只要一手托腮，闭上眼睛，不出十秒，侍仔拍醒你说：「先生，这里是『大』酒店，不准睡觉。」叫价六十蚊一杯咖啡，通达及不上六蚊一个红豆批的麦记。

麦记拥有夜店另一种气氛。你去大酒店度桥，人客高贵，派头十足，可惜，大都老气横秋。茶餐厅麻甩味重，而且江湖人士多。

反而麦记青春少艾，古灵精怪，愈夜愈野，大都会人流，汇集各式人种，四面八方轮流登场，有夜青在打机，第三世界外劳在打盹，学生赶功课，无聊的情侣在交颈，经纪打开电脑睇美市，还有喻耷中年编剧薯条当宵夜度桥……忙与累，宁静与喧哗，夜市不设防，凌晨愈近，灵感愈丰富。

(林超荣《苍蝇一声笑》，《明报》

2008年4月18日 D07)

篇章一中的粤方言词语包括：“度剧本”“度桥”“度桥人”“慳”“够平”“六十蚊”“麦记”“红豆批”“麻甩味”“夜青”“喻耷”，等等。

“度”有构想的意思，“度剧本”指的是构想剧本的内容，“度桥”指的是构想桥段；

“够平”中的“平”是“便宜”的意思，“够平”指十分便宜；

“蚊”(粤语借字)指的不是蚊子而是金钱，“六十蚊”指“六十元”，“六蚊”指“六元”；

“麦记”是连锁速食店“麦当劳”的简称，香港人喜欢把一些连锁店改用简称，“麦当劳”除了简称为“麦记”外，还有的香港人会称为“M记”，这是借用“麦当劳”的英文“McDonald”的字头“M”而来的。其他如称“7—11 便利店”为“7仔”；

粤语词汇中还有一些在食品译名上与通用中文有差异，如“雪糕”指“冰淇淋”，“红豆批”指“红豆排”，“薯条”中的“薯”指“土

豆”，内地的麦当劳也用；

“麻甩味”由“麻甩佬”引申而来，“麻甩佬”是对讨厌的男人的蔑称，相当于“臭男人”，因此“麻甩味”就是由麻甩佬身上散发出的气味。“茶餐厅麻甩味重”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茶餐厅到了晚上顾客一般为男士；

“夜青”指的是在深夜流连于街上的青少年，不少为边缘少年；

“喻耷”是粤语中常见的形容词，一般用来形容狭窄而不整洁、不通风及潮湿的地方。现引申指人，形容样子憔悴不振，文中的“喻耷中年编剧”，意思为“中年不得志的编剧”。

本篇夹用的英语词语不多。“high tea”指的是到高级的餐厅或酒店喝下午茶，“high tea”又称为“afternoon tea”，此文化源自英国，传说中英国的贵族妇人，为了打发时间，一般习惯在午餐和晚餐之间，会有下午茶，仆人会为她们准备吐司、蛋糕和红茶等。由于“high tea”一般价格较高，而且给人一种悠闲的感觉，所以不少人把“high tea”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从以上例子可见，由于两地生活习惯不同，使用的词汇不同，因此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在理解港式中文时会出现偏差或误解。

阅读篇章二：

成桶红酒照头淋

我们六点就驾车前往 Haro 附近的 San Felices 山头，本来担心唔识路，到市中心，就见到着得一身白背着水枪的人群向同一方向进发，个个捧着几支几桶红酒，行足七公里上山，辛辛苦苦，都要有充足弹药玩餐饱。

沿路行人不停向车龙示意想搭顺风车，我们载了几个后生子女上山，佢地系本地人，话我知 wine battle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由纪念战争变成今日大玩特玩嘅借口，仲话当地酒庄一向将多余红酒弃掉，次等出品顺

理成章攞嚟玩咁话!

山头泊满车辆,人群正在将红酒倒入武器之中,而我们,手持专业相机,一步一惊心向山上进发,赫见小路两边已经企满攻击者,路人无一幸免。我打算影几张相就豁出去之际,举机时被人从后偷袭,红酒照头淋,本能反应惊叫逃跑,以为走得甩? 俾人追住淋就有! 淋足几秒,放弃逃跑转身抓住追击者,企图同归于尽,佢手上桶红酒终于淋完,我才可以睇大眼睇清楚「凶手」,佢笑住同我挥手,仲来个拥抱亲面。第一击已全身湿透滴水,我迅即由紧张变成投入,睇住其他人凶狠地「打仗」,被淋的狼狈相,站在旁边忍不住大笑。当然,边行边看时,每一分钟总有红酒睇四方八面向我射过来,见我衫裤在滴水,就以手脚做目标。又有人举起我的相机,才向我泼酒,我几乎想同佢讲声 thank you。

摄影师更加走唔甩,因为人人都想上镜,温柔嘅,就向佢摆甫士,而绝大部分,梗系不停淋佢。佢企上石头向持枪人群大声叫 everybody! shoot me! 大家向镜头欢呼,相机一离面,全桶红酒即到,我看着他双眼睛唔开头发滴酒,也只能够叫一声噢……如果,如果我们手上的不是相机,而是水枪,嘿,我第一时间对准那些翻版卡斯拿斯韦拿托利斯,互相狂笑攻击,然后热情拥抱,肯定加倍好玩,谗起都想再去。

(《壹周刊》第 957 期,2008 年 7 月 10 日)

篇章二中的“唔识路”“玩餐饱”“顺风车”“佢地系”“话我知”“仲话”“攞嚟玩咁话”“企满”“走得甩”“俾人”“追住淋”“嘅”及“谗起”等均为粤方言语句。

“唔”有“不”的意思,一般在其他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表示否定,所以“唔识”意思是“不会”,“唔识路”意思是“不会走”或者是“不认得路”;

“X+餐饱”是常用的短语结构,前面一般加上一个单音节动词,表达“XX 个够”的意思,如文中的“玩餐饱”指的是“玩个够”,其他常用的如“瞓餐饱”指“睡个够”,“食餐饱”指“吃个够”;

“顺风车”一词指的是“便车”,英语是“hitchhike”。搭顺风车的文化沿自西方国家,一般是在路上伸手,然后请求陌生人让他们乘坐其汽车到目的地,而在香港一般只有熟人或朋友间才会这样做;

“攞”有“拿”的意思,“攞嚟玩咁话”是说“拿来玩的”;

“企”有“踮起后脚跟”的意思。“企满”指的是站满人,“企上”指的是“站上”;

“淋”有“泼”的意思,“淋足几秒”指“泼了几秒”,“照头淋”指“倒头泼”,“淋完”指“泼完”,“被淋”指“被泼”;

“住”是港式中文中常用的动态助词,相当于通用中文里的“着”,“笑住”指“笑着”、“睇住”是“看着”。

文中有多处夹用英语,“Haro”“San Felices”为西班牙地名,由于作者身在外地旅游,为免翻译上的麻烦,直接于文中使用地方的英文名称。“wine battle”是红酒大战的意思,活动有点像泰国的泼水节,只是泼的是红酒不是水。直接用英文入文,这样一来可免去翻译时的错误,二来使文章显得更生动传神。“thank you”(谢谢)、“everybody”(各位)、“shoot me”(向我开枪吧)是简单的日常对白,由于作者当时身在外国,夹用这类英语会使文章显得更真实生动。

阅读篇章三:

敏妮 Talk:精明用车显智慧

油价高企,公司里面好多有车阶级都「怨声载道」,Mr. B 一早已经将架车卖咗,佢话日日搭的士返工仲化算。当然,早一排有网友嚟敏妮 blog 留言,话自己系 profes-

sional,有身份有地位,同人逼地铁,唔系好妥。佢仲话,作为一个男仔有架车易啲追女仔。讲真,如果个女仔系因为你有架车所以锺意你,咁你自己都要好认真谗吓,呢位女士系喜欢你,定喜欢有车揸嘅你。

送花不如将钱储起

呢位读者朋友嘅话题,令敏妮谗起今年情人节,一位男同事买咗扎花送畀佢女友,但买完之后就好肉赤。虽然佢女友话叫佢慳番啲钱唔使买,但佢认为女仔都会想收花,啲啲开口埋口话唔想收花嘅女仔,只系口不对心,所以问敏妮,系咪女仔都锺意过节收花。当时敏妮答:「如果你唔系个女仔杯茶,佢会希望收到你扎花,但如果个女仔真系想同你一齐,佢宁愿你唔好睇钱买花,将啲钱储起佢。」讲番揸车嘅问题,其实对于啲啲住得隔涉,或者屋企有老有嫩,有车真系方便好多,但嘅油价高企兼通胀肆虐年代,用车用得精明其实好重要。

拣合适的交通工具

敏妮经常提及啲位股坛前辈,最近就换咗部新车,前几日新车落地,敏妮都忍唔住揶揄佢几句,「果然系股坛前辈,逆市都赢钱,仲换新车。」点知佢话,「油价太贵喇,搵到都唔系咁咁啦,呢架新车冇以前架咁食油。」佢仲同敏妮讲,去车行拣车时,啲啲 sales 都好识做,虽然都系 Benz,但就介绍啲马力细啲,冇咁食油嘅型号。个 sales 仲同佢讲,近排多咗人换车,都系拣同一牌子,但马力细啲嘅型号。除咗拣过啲慳油嘅车,股坛前辈以前去边都会以车代步,但家阵有时会转吓搭的士,有时喺中环约咗人喺尖沙嘴食晏,佢宁愿搭程港铁,一来慳好多,最重要系易啲预时间。讲真,唔一定要用部车嚟显示自己身份,用车用得精明,更能反映你嘅智慧。

(温敏妮《敏妮 Talk:精明用车显智慧》,《苹果日报》2008 年 7 月 8 日 B17)

篇章三中的“慳番啲”“唔使买”“肉赤”“唔系”“好妥”“搭的士”“返工”“仲化算”“定”“揸”“架车”“卖咗”及“谗吓”均为粤语语句。

“肉赤”,一般指花费后觉得不合算而心疼,文中“令敏妮谗起今年情人节,一位男同事买咗扎花送畀佢女友,但买完之后就好肉赤”意思是情人节时鲜花的价格一般会比平时高出好几倍,但为了庆祝情人节,男友不管鲜花多贵也会买一束送给女友,可是买了后又觉得很不合算,所以觉得心疼;

“谗吓”是“想一下”的意思,“谗起”是“想起”的意思。

文中也出现了夹用英语的情况。试看以下几句:“早一排有网友喺敏妮 blog 留言”“话自己系 professional”“啲啲 sales 都好识做”“虽然都系 Benz”,当中“blog”指的是网志,香港人一般只用英文的叫法,内地译为博客,台湾译为部落格。“professional”(专业)、“sales”(售货员)、“Benz”(德国豪华汽车品牌,内地译为奔驰,香港译为平治,台湾译为宾士),这些也是香港人于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的英语。这类文章香港读者看起来会有一种亲切感,容易产生共鸣。

文中有的普粤词语属于同形异义词。例如粤语的“口气”指的是口臭,普通话中指说话的语气;粤语的“地下”指的是地面,普通话的意思是地面以下的地方;粤语的“班房”指的是教室,普通话的意思是牢房。这些词语,如果不熟悉香港的语言环境,阅读起来将产生理解上的困难,例如篇章三中出现的“返工”就属于同形异义词,在香港“返工”指上班,跟普通话指的“重新加工或制作”的意思有很大差异。

其他如“食晏”指的是“吃午餐”。

以上只选择了部分读者理解会产生困难的粤语语句做分析,篇幅所限,未能一一

列举分析。

三 几点想法

根据以上关于港式中文阅读理解的分析,我们在讨论港式中文的问题时就有一些依据。这次的调查只限在内地的山东省,以后还可在内地南方的省份或粤语区的省份做些调查,也可以对台湾地区或海外的读者做些调查,以全面了解非港澳地区读者对港式中文理解的情况。这样,在分析问题,语料就更充分,得出的结论就更有说服力。

(一) 港式中文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需有局限

语言文字是社会的交际工具,我们认为港式中文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分量控制在10%或以下的作品并无伤大雅。然而现今的港式中文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分量超过10%以上的作品越来越多,不少报纸、杂志使用港式中文作为文字表达的形式,情况越来越普及。近年来海内外交流频繁,香港的期刊也常在海外发行,这类富有香港特色的港式中文,对于其他地区的华人来说,阅读时往往会看不懂,甚至会出现误解。如这类大量夹用粤语及英语语句的文章于杂志里广泛出现,长远来说会大大减弱本港报纸杂志的社交能力。

目前,港式中文在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上并无规限。我们需要分析大量优秀的港式中文,逐步探讨寻找港式中文的模式。这模式并非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的固定模式,而是写作港式中文在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方面的原则、规限。

我们建议大家在写作时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粤语语句入文,必须是有选择的,而非随意为之,应该是选用一些特别生动、贴切的词语,使人感到非用它而不能传情达意。港式中文并非粤式中文,要使海内外的

华人读者也能读懂,否则读者群便受到限制,长远来说会影响港式中文的寿命。

第二,使用的英语语句应为读者常见的、熟悉的,而非艰涩的。如果为了表达的需要,要在文中使用较难的英语语句入文,可以考虑于文中加以翻译,以免影响读者的理解。至于英语的人名、地名、书名、曲名、药名以及其他专有名词,可在英语词语后加括弧作中译,也可先写中文词语,将英语词语放在括弧内。这样便于大家准确理解,也不会因为各地的翻译不同引起误会。

(二) 中文教学需坚持以通用中文(标准中文)为书面语规范的原则

中国书同文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方人士虽在语言上不能完全互通,却能利用文字互相交流,逐渐形成一种取得共识的文体,也就是通用中文(标准中文),这类文体在海内外华人社区都是一致的,这是大家能互相交流的基础。

在语文教育上,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一直推广的是通用中文的书写。中小学的中国语文课本中所选的范文很多是相同的,就说明了这一点。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传承,代代有名家名作,文言文、白话文皆有学习的楷模。在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也不例外,课本选用的大部分是著名作家所写的通用中文(标准中文),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如发现学生夹用粤语语句、英语语句,都会提醒学生要避免这类毛病。然而港式中文却大量刊登于报纸杂志,这类文章对下一代的中文教育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学生并不深入了解通用中文(标准中文)及港式中文的分别,他们认为社会上报纸杂志的文章应该是规范的,那么,如果在中文教学中不坚持原则,将来能写出通用中文(标准中文)的香港人会越来越少。而港式中文只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能完全理解,那么这类作

品的存在最后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坚持不懈地主张用普通话教中文,就是希望学生在学习中文时有更好的语感。普教中有利于他们书写时不受粤语影响,遵守规范。

(三) 教育界、传媒界共同进行学术研究

语言文字是社会上每个人所共有的交际工具,语言文字工作者只能对有关现象作出评价及分析。我们对港式中文夹用粤语和英语语句的情况不可能做强行的规定,现今大量港式中文流通,也是香港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值得研究的是,港式中文怎样才可以与通用中文达致共存,并使两者取得平衡。也就是说,既能保留通用中文的传统,又能使港式中文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盛时的“三及第文体”为例,这类文体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上涌现出一批擅长书写“三及第文体”的作者,并得到传媒界的支持。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三及第文体”的文章,文字很漂亮,为读者喜闻乐见,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关于港式中文未来的发展趋势,语言文字学家可以联通传媒界人士一起进行学术研究,大家通过讨论取得的共识,就会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四) 港式中文在香港地区流通应取包容态度

像香港社区词可以在本社区流通一样,港式中文也可以在香港流通。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对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一直持有包容的态度,港式中文正是香港多元语言文化在中文书面语中的反映,文章虽然夹用了粤语、英语的语句,却受到香港不少读者的欢迎。纵然基础中文教育不提倡写港式中文,但对报刊中出现的港式中文,社会上亦采取宽松、包容的态度。

我们希望港式中文在语体上可以形成自己的特点,表达更生动、更传神。香港报刊中部分专栏作家能把港式中文写得很好,写得漂亮,他们的文章多半是夹用的粤语语句、英语语句选择得好,而且夹用的数量很有限,这样,海内外华人都能看得懂。读者能理解文意,对港式中文就会更包容。

参考文献

- 程祥徽、田小琳. 现代汉语(修订版).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 黄仲鸣. 2002. 香港三及第文体流变史. 香港:香港作家协会出版.
- 赖兰香. 2012. 传媒中文写作.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 李婉薇. 2011. 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 李雄溪、田小琳、许子滨. 2009. 海峡两岸现代汉语研究.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 田小琳. 2012. 香港语言生活研究论集.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田小琳. 2016.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文集.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 石定栩. 2006. 港式中文两面睇. 香港:星岛出版有限公司.
- 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 2014. 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修订版). 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 郑锦全、曾金金. 二十一世纪初叶两岸四地汉语变异. 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周荐、董琨. 2008. 海峡两岸语言与语言生活研究.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田小琳,女,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国语文教学与测试中心主任,现任山东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及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并任全国普通话培训测试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研究兴趣包括现代汉语、社会语言学、社区词、港式中文等,邮箱:tinsiulam@hotmail.com。

秦嘉丽,女,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二级讲师。研究兴趣包括港式中文、粤式中文、社区词、漫画语言等,邮箱:klchun1115@hotmail.com。

(下转第18页)

上海的社区词

游汝杰

提 要:本文研究当代上海的社区词,内容主要包括社区词的定义;社区词与方言词的区别;社区词大量产生的原因;上海社区词分类举例;上海、台北和香港社区词比较等。作者认为社区词就使用功能而言,处于普通话和方言词汇的中间状态。

关键词:言语社区 社区词 方言词 上海方言

我们在 1995 年开始研制《中文各地共时语料库》(LIVAC: A Synchronic Corpus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的时候,发现有些见于平面媒体的汉语词汇仅用于某一个、两个或几个地区,也就是说这些词汇不是所有华语地区通用的,它们的使用地域是有限制的。例如“网路”仅用于台湾地区,“欧罗”(Euro,欧元)仅用于港澳地区,“平改坡”(房屋平顶改坡顶)仅用于上海,“副姐”(选美亚军及以下得主)仅用于新加坡。这类词显然不是普通话词汇,也不是方言词。当时我们称之为“地区词”,在给语料标注(tag)时,与方言词分属两个不同的类别。

后来香港的田小琳先生提出“社区词”这个术语(田小琳,2007),笔者认为很好,此后遂以“社区词”替换“地区词”。不过我们的“社区词”概念与田小琳不同。作为社会语言学的概念,“社区词”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 社区词的定义

社区词是仅在一个或多个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人们共同使用的词汇。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人,方言母语可能不同,但在相互交往中共同使用不受母语限制的共

同词汇,这一类词汇就是社区词。例如台湾社区词“干泳”:打麻将,因搓麻将牌的姿势类似游泳而得名。上海社区词“马大嫂”:戏称每天忙于家务事的人,原是上海方言词,音[mo6 da6 so5],与上海话“买、汰(洗)、烧”谐音。香港社区词“一口价”:不二价,售价设定后不再改变。内地、香港,及新加坡称 blog 为“博客”,台湾地区称为“部落格”。

现代华语新词大部分是社区词。据《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在共 1447 条新词中,各地华语都使用的仅有 429 个,只占 29.65%,而社区词占近 70%。上海社区词占 0.48%。见表 1 和图 1。

表 1 新词数量及地区分合比较表

序号	地区差异	数量	百分比
1	各地都使用	429	29.65%
2	大陆	416	28.75%
3	内地和香港	144	9.95%
4	大陆和台湾	82	5.67%
5	香港和台湾	50	3.46%
6	台湾	112	7.74%
7	香港	84	5.81%
8	新加坡	79	5.46%
9	中国和新加坡	21	1.45%
10	内地、香港,新加坡	3	0.21%

续表

序号	地区差异	数量	百分比
11	大陆、台湾,新加坡	5	0.35%
12	香港、台湾,新加坡	1	0.07%
13	新加坡,台湾	3	0.21%
14	香港,新加坡	3	0.21%
15	台湾和上海	1	0.07%
16	中国和海外	1	0.07%
17	海外	2	0.14%
18	北京	4	0.28%
19	上海	7	0.48%
总数		1447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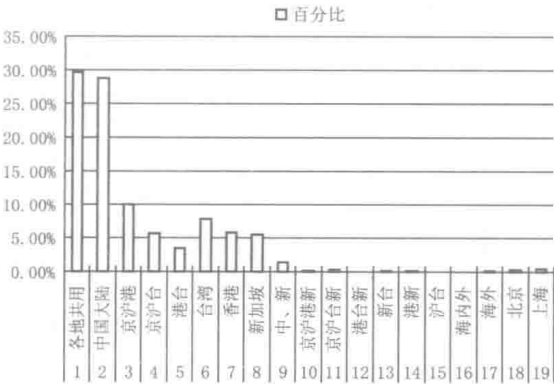


图1 新词数量及地区分合比较图

我们所谓“社区词”的定义与田小琳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我们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的理论来定义社区词的，而田先生是从流通范围来定义的；二是田先生认为“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不同的只是流通的方言词语的不同，社区词语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这三地的社区词也是不同的；三是我们利用语料库定量分析社区词，田先生没有做定量分析。

二 言语社区和方言区的区别

1. 方言区是方言地理学和方言分类学上的概念，是根据语言结构特征划分出来的单位。“言语社区”是根据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划分出来的单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定

义言语社区：

第一，有一定的交往密度。一般说来属于同一个言语社区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或地点，常有言语交际的机会，因此有可能形成相同的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

第二，有相同的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例如一个城市的市民虽然有方言母语之分，但是如果他们都有某些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就可以构成同一个言语社区。就拿上海为例，虽然市民方言母语并不相同，不少人的方言母语并不是上海话，特别是新移民，但是大家都能听懂或使用“马大嫂、爷叔、淘浆糊、大兴货、搬场车”等词汇。上海是一个言语社区，这些词汇也就是上海社区词。

2. 方言区一旦划定，其同言线和边界都是明确的，不能改变的，除非根据新的标准重新划分方言区。言语社区的范围可大可小。正如甘柏兹所说的，“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可以分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公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社区”(Gumperz, 1971)。一个家庭往往也是一个言语社区。

3. 在方言地理学上，双方言区要么归属其中一种方言，要么当作两种方言的过渡区来处理。在社会语言学上，双方言区可以自成一个言语社区。因为在双方言区，不同方言母语的居民一般会有频繁的交往密度，因此很可能形成相同的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

三 社区词和方言词的区别

1. 社区词是从言语社区的角度划分出来的词汇。同一社区的居民方言母语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方言词是从方言区或方言类别的角度划分出来的词汇。

2. 社区词不受方言母语的限制。同一社区的居民方言母语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以上海为例，虽然市民方言母语并不相